

# 金色的皮肤

---

孟 晖 著

---

山東畫報出版社

# 金色的皮肤

孟 晖 著

---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色的皮肤/孟晖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74-0613-7

I. ①金… II. ①孟… III. ①散文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0205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mailto: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60毫米×200毫米

9.25印张 13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目 录

安达卢斯的歌者 .....	1
为那古老写下最后一笔 .....	5
消失的身影与坚持的身影 .....	9
淑女也爱吃 .....	14
质感琳琅 .....	18
耽美也王道 .....	21
烛光的守望 .....	30
竹书纪年 .....	34
美少年工程 .....	38
要出金·凯利了么? .....	42
吧唧嘴不算现实主义 .....	46

“圣男”时代来临? .....	50
人民需要故事 .....	60
中国人的风仪 .....	64
从未被超越的经典 .....	69
指给我通向诗的路 .....	73
都是开心事一场 .....	78
小贝学舌 .....	83
风中的玫瑰 .....	88
感悟柏拉图 .....	93
故事即将绽放 .....	98
女球迷在蒙锥克山 .....	103
肥皂皇马 .....	108
论弗大爷的倒掉 .....	113
皇马的《山坡羊》 .....	118
天涯若知己 .....	123
皇马使人进步 .....	129
红杏妖娆 .....	132

冠军杯的吟唱 .....	137
独自球迷 .....	142
活活踢成烈士 .....	146
点球之痛 .....	149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153
男球迷看热闹，女球迷看门道 .....	158
当足球照进历史 .....	162
向着古希腊远航 .....	167
乌菲齐之后，谁会相继到来？ .....	171
“要有光”很难吗？ .....	175
中国何止是风情 .....	180
重归普拉多 .....	187
听万物诉说黄金岁月 .....	191
蒸汽机时代的风景大师 .....	196
玻璃的水晶 .....	199
钻石岁月 .....	204
包豪斯：一个“南泥湾”的故事 .....	208

从水晶宫到水立方 .....	214
西班牙语是小语种?! .....	218
两句西语走天涯 .....	222
咖啡从此拿坡里 .....	229
菖蒲花时的喜相逢 .....	234
淘宝柬埔寨 .....	238
没见过这么柴的堂璜 .....	242
历史在艺术中苍翠 .....	246
幸亏动漫讲文化 .....	253
火宅里的风月 .....	256
天鹅的犯罪现场 .....	260
特工无敌思密达 .....	265
记录的战场 .....	270
金色的皮肤 .....	274
后记 .....	279

## 安达卢斯的歌者

这是少有的、让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早上亲手煮了咖啡，中午的宽面条上洒了同事送的腊八醋，就在这两样真味的伴送中，《鲜花的废墟》（新世纪出版社 2005 年）在冬日的阳光下展卷成花，激波扬尘。

没有想到，汉语写作可以推展到如此遥远的天边外——这里并不仅仅是指地理的疆界。这本书让我想到梅里美，在法国大革命的混乱过去之后，他在祖国以及邻国的乡野中旅行，寻找过往的文明的遗迹。十九世纪及其前后，伟大的欧洲作家、学者通过他们的旅行、考察乃至考古发掘，为欧洲文明重建了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留下的著作至今——今后也仍将——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这些宏著是那么的学识丰富、



笔力雄浑，洞见如炬，照亮了历史的迷尘，以至后人感到，环饶地中海的这一片美丽土地的故事，已经被讲完了，一切的神奇，在那些著作中已经被穷尽。张承志却再次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试图发掘又一段历史，被欧洲人淡忘也被我们所无知的另一种辉煌。

西班牙一定有它自己的魔力吧，在书开始的时候，作者心里一派风云激荡，但是，才走到塞维利亚，感动的心情就让他吟唱变得柔和、清明，继而化成了缠绵的“沉湎迷醉”，化成了断续的沉思和自我审视。对历史的良好学养，使他能够欣赏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上罗马、穆斯林、天主教三种遗迹和文化的积迭，并为之感到喜悦——当代的知识分子中有太多人已经丧失了喜悦的能力，面对万物众生，他们所精通的是金融家也就是葛朗台式的计算和算计。历史学者的视野让作者目光明亮，文学家的心灵则让他保持着拉撒路的自由。虽然实际上是做着最严肃的历史探询，但是，作者并不急于做“学术”，因为他仍然相信，“惟有诗的含蓄和内力，能包容人们企图倾诉的东西”。于是，张承志用诗性的语言唱着他自己的“刚代”，于是，我们惊讶地听到，在这个乱糟

糟的世界中，一声颂歌兀然而起，徘徊往复，唱颂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固然，这歌的调子中含着一丝“苦”的悲色。

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最终为之迷恋的地方”，引导他把一颗心向着全世界完全地打开了。颂歌献给了巴伦西亚的橘林、摩尔三塔以及古老的橄榄树，也献给斗牛、弗拉门戈和梅里美的《卡尔曼》。啊，《卡尔曼》，小说中的明珠，百代标程的神品，张承志用双脚去熟悉“小说依靠的土地”，同时带着我们细细回味这名篇的一处处幽微妙致。他写下了如此美丽的句子：“唐·何塞终于跟上了卡尔曼的步子，但却失去了她的爱情。”这句话让人双眼湿润，同时，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不朽魅力，也在美丽的转述中得到了唤起，“如蚀如刻”。

在另外的篇章中，作者对着阿兰布拉宫的水声“放纵感想”，谈论水，这一似乎无可谈论的东西。对水和植物的歌唱，像两支婉转的调子，不断在书中浮起，作者个人经历的宝贵在此闪光，现代生活中已经完全丧失魅力的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他的眼中仍然满带着神奇，像阳光那样，始终新鲜。

摩尔宫殿的潺潺流水轻轻吟诵着古老的真谛，“源源运来生命的活力，又激起不尽的伤感”。人的居所，难道不该是“被活水浇灌的乐园”？但是，离着这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是越走越近，而是非常危险地渐行渐远。借了作者的眼光，水，橄榄树，以及记载中曾经如雪一般落满“鲜花之城”的巴旦杏花，重新变成了思索的主题，被尊敬和赞美的对象。读张承志的作品从来不是轻松的事，《鲜花的废墟》一样给人百味杂陈之感。“世界这么美，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这样的感受，怎么让人不“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隘”？

玩味这本书，让我屡屡地依稀想到欧洲在那些伟大世纪里涌现的人文学者，对着古往今来的世界，他们又坚定，又充满怀疑。总是会有弗朗西斯·福山这样的庸人宣布“历史已经终结”，而我们常常会一时信服这样的庸见。幸而，也总是会有人站出来提醒，如果我们误以为世界的可能性已经穷尽，那只是因为，“世界这么美”，我们却还没有找到进入的门径。

## 为那古老写下最后一笔

一位年轻女性在巨大的荒野当中寂寞的散步，仿佛哈代笔下的女主人公……《我的阿勒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阿勒泰的角落》（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似乎具有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特有的那种魅力。想不清如此的评价算是褒还是贬，只是，在阅读李娟的散文时，这确实是我鲜明的感受。

假如李娟是一名华裔美籍作家或者旅欧华人作家，那么多半我们会在她的笔下看到一部三代女性的家族史，从被传统束缚的外祖母到成为现代女性的她自己，絮叨一路。但是，迥异于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移民潮流，李娟是随着母亲漂泊于戈壁遍布的阿勒泰，在正逐步走向定居的游牧民当中

做裁缝、开杂货店。于是，在她的笔底，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人的流动，大约，这种人员流动从来就很活跃，在没有火车与汽车的时代，想必正是如此类型的人员流动让亚欧非大陆上的文明交流缓缓发生。典型如李娟的外祖母，一生本在屋后有竹管汨汨引水的四川青山中度过，最终却随着女儿在阿勒泰一处比一处更荒凉的地方辗转，并长眠在戈壁荒漠，“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

家族史体小说的作者们往往喜欢狄更斯式的叙述模式，展示一种线性的不断前推的时间进程，因为他们对自己一家的血脉繁衍与进步同调这一点确信无疑。李娟显然不具备那样的盲目自信，经受着曲折的、似乎没有方向的生活轨迹，任谁都会迷惘，于是，她的文字中流露的是碎片式的、并置的、无所谓主次的、作者自己也不确定其意义的见闻与感受。然而，恰恰是这种碎片式的表达，让我在李娟的两册散文集中体验到类似阅读现代小说——比如福克纳的小说——所特有的那种快感。

凭借散文的体裁，作者得以自由地兴叹她遭遇的种种片

断，从哈萨克姑娘、醉汉、流浪狗到梦一般的、铺满成千上万白蝴蝶的道路。她告诉我们，在欧亚大陆腹地深处，大自然依然伟岸广袤，“不知是什么样的畏惧和约束牵扯着某种奇妙的平衡。在这里，人不是主宰，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粗犷、艰辛、寂寞的牧民生活让她好奇而不解，她爱上过一个叫麦西拉的哈萨克青年，同时心里清楚：“麦西拉的新娘，应该是一个又高又美的哈族女子。当她生过三个孩子之后，体重就会超过两百斤，无论是站是坐都稳稳当当……所有看到这一幕情景的人，都会如同受到恩惠一般，满心又是欢喜又是感激。”然而，即使这一方天地也并非始终沉睡在昨天，游牧者的迁移路线与公路并存，摩托车和汽车在淘汰掉马与骆驼。就在李娟描绘的这些片断中，世界像光一样闪烁，像火焰一样跳跃，在四处显露出细碎的影迹，最后于读者的脑海中渐渐拼凑完整，形成一幅悲怆的图景。万物与人一样，都是那么艰苦而忍韧地存活着，却又懵然于如此生存的意义。

生活在文明中心的当代作家的最大窘境，就是个个都被灌输了一套完整清楚的、极铿锵的主流意识形态，陷身其中而难于自觉。李娟并非不拥有这样一套意识形态，只是这套

东西一旦遇到她的具体经验就对不上辙。敏感的心灵与自身处于其中的环境无法达成和谐，隐隐约约地，我们能够在她的写作中感受到压抑的紧张，其文字带有十九世纪文学的风味，原因或即在此。

实际上，很可能，李娟是为阿勒泰即将被现代文明彻底改造之前的最后的宁静时刻做了见证式的留影。她所见到的桥头，这个一度刻意地建满现代化设施却忽然全员四散人去房空的小城，不过是电子与钢铁的文明派出的暂不成功的小股先遣队而已，大部队已蓄势待发，转眼就会轰然而至。

## 消失的身影与坚持的身影

上世纪 70 年代，嫩江平原上的故乡莫力达瓦旗曾有苏莉的童年，那时，五月的春天到草滩上采柳蒿芽，还是达斡尔族女人特有的狂欢节，借着这个机会，这些注定辛苦一生的女性聚在一起放歌欢舞，直到近乎迷狂的状态。“现在这个习俗也渐渐消失了，达斡尔的女人们都去了哪里呢？”苏莉在《天使降临的夏天》（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年）中疑问道。

答案之一是，她们中有些当了作家。长姐首先从插队知青那里接受到来自“文明中心”的知识之风的熏陶，然后带动两个妹妹投入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之中，三姐妹相继开始写作。这样一个类似“勃朗特姐妹”的真实故事，就发



生在苏莉和她的姐姐们身上，发生在一个叫做尼尔基的“僻壤”小镇。以如此的起点而敢于奋身投入当代汉语写作的实践的急流，像苏莉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所经历的艰难，唯有通过她的笔底才能稍有感受。然而，几年前，《美文》杂志恰恰为数位“达斡尔女作者”出了一个散文专辑，忝列其中的我都觉得神奇如梦。毕竟，这个据苏莉说是“在稠李子树的芬芳中长大成人”的小民族一共才有12万人口呀。说来，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后郭布罗·婉容恰是达斡尔族，这个少为人听说的民族似乎颇有些创造“现象”的天赋，也许是因缘际会而然吧。

刚刚读过李娟记述其漂泊新疆生涯的散文，就收到了苏莉寄来的新著，这再次让我真切感受到“边地作家”遍布四方，感受到她们——当然还有他们——的写作的意义。在苏莉的上一本散文集《旧屋》与刚面世的新作之间，有着十年光阴的距离。这个十年对于边地作家并不宽厚，因为各种的缺乏，他们在见解、趣味以及文风等方面都容易与主流隔阂，更要命的是，固守着“文学青年”的旧梦，他们没有意识也无力给作品注入娱乐价值。其实，这个社会如果还有一点头